

鶴梁文鈔續編

林鶴梁著

下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292
2



文庫11
A/292
2

柳田泉文庫

鶴梁文鈔續編卷二

鶴梁林先生著

孫林圭次編

門人芳村正秉校

碑

力壽姬碑

故三河刺史大江定基。有寵姬曰力壽。三河赤坂驛長彌太次郎女也。定基在三河數年。任滿將歸京師。姬臨別。自及以明不見二夫。定基深痛悼焉。葬諸驛中長福寺。建一石以表之。今所存上藹石是也。既而定基感激姬之貞操。悲歎不已。遂辭官為僧。改名寂照。登比叡山。從惠心僧都。

鶴梁文鈔續編卷二

頗極浮圖氏之奧。後航海臻宋。宋主真宗召見大悅。賜以紫衣束帛。館於上寺。賜號圓通大師。與一時名流蘓軾米芾之徒友善。所謂西園雅集。圓通以方外之徒。與其會。可見其論談風趣。與蘓米諸人。分鑣而馳。不啻能服宋主之心也。於是乎名聲大顯。嗚呼。使圓通至于此者。蓋亦姬之貞操。有以激之也。余之令斯州也。距姬時殆一千年矣。偶閱地志。知其舊迹。然世皆知圓通之名。而詳姬之事者。蓋鮮矣。頃者御油驛長某。有感于此。乃與赤坂驛長某某等相謀。將建碑于長福寺中。請余文記之。余曰。自古丈夫殺身。以立節義者。往往載於史策。歷千百歲之久。猶想像其

為人。或發之歌詠。歎稱不措者。非其遺風餘烈之所感歎。今姬以巾幗女流。其行出於丈夫之所難能。使圓通感憤興起。以振名聲於海外。而後世無稱道姬之事者。獨何也。又思當時蘓米諸人。以文墨鳴於天下。既與圓通友善。而不得知姬之事。故無一辭及之。終使其貞操義烈之跡。湮沒無聞。豈非千古之遺憾耶。今幸有建碑之舉。不獨慰其貞魂。亦使闔州之民。生節義之心。以助教化。是縣令之責也。余安得不任其責。許其請哉。

齋藤拙堂曰。寂照之事。見百鍊鈔。及其稱圓通。見西園雅集叙。識之久矣。獨力壽之事。於此碑始知之。

故從五位下備後守岡部君碑

岡部君以慶應元年九月十日卒。嗣子豐寧。既立石以表之。又欲書世系履歷。以揭其側。持狀來請。余文案狀。君諱豐常。稱主稅。故從五位上行左近衛少將兼備前守戶田君諱氏倚第二子。來嗣岡部氏。生母側室中村氏。寬永中有諱豐明者。稱市正。從五位下岸和田侯美濃守岡部君諱宣勝第三子。年甫九歲。以蔭補入侍。世子。賜廩米千苞。及世子承統。轉小性。遷中與小性。特命賜米地二千石。實為岸和田支族。君其八世之孫也。考諱豐矩。稱左近。初左近無子。乞養。故從五位下。今

治侯河內守松平君諱定休女配君。君既螟於岡部氏。以

善武技。擢為西城小性番。賜廩米三百苞。左近

老。君承後。轉使番。進布衣班。以本職攝火事場。見廻。擢

禁裡附。叙從五位下。任備後守。又轉京都町奉行。

皇宮災。君率部下。駿奔救火。

車駕避聖護院。遂

幸桂殿。君皆扈從。護衛尤勗。而延燒關闈。百有餘坊。君承

命。急令巨剝。構假屋數所。以居窮民之遇災者。又發

廩賑給。迨

皇居再成。

還幸畢事。公務紛靡。而君拮据竭力。雖祁寒暑雨。未嘗少委靡沮喪也。輪王寺法親王東下。君奉護從行歸江戶。轉槍奉行。坐京都町奉行時事罷職。居三年。復起為新番頭。

昭德公西征。君從軍至大坂。淹留數月。適罹薦疾。藥石無效。遂至於不可諱。嗚呼哀哉。春秋六十。公

賜賻銀十錠。葬泉州泉光寺之域。從宗家先隴也。浮屠氏追號曰大光院頂翁仁眼居士。松平夫人有婦德。婉淑善治家。子男四人。曰豐尚。先卒。曰某。出嗣同族岡部某。曰義路。出嗣宮原某。曰鍾八郎。遺腹子。君易簀之前。乞養詠訪。賴德第三子為嗣。即豐寧。女三人。女孫二人。君稟資忠厚。

與人接。誠意藹藹。最力吏事。治家儉約自率。雖兒女子。絕無驕奢態。而好施與。見單窶不能存者。輒出家貲周贍。歲時祭祀豐而碩。——西城之災。獻金一百。助其用度。在職前後凡三十餘年。受

天子之賜。與幕府之費者數矣。通計黃金十六枚。白銀六百錠。至於衣服器物。不暇枚舉。嗚呼。

恩遇隆渥。亦可以證君之功勞也。今而不傳焉。將使恩意之重。因以氓氓不少。概見於天下後世也。則碑銘之請。其可辭乎。銘曰。

約已豐物。人感誠意。其於蒞官。銳精勵志。受職上國。

蹇蹇

王事。欲知功勞。請視寵賜。

岡田鴨里曰。行文極莊重。可謂得體面矣。

雪齋飯島翁碑

毛之沼田封內足門村。有雪齋飯島翁。夙嗜軒岐術。意將以其術博濟斯世。於是周流四方。廣就諸名家。研究攻苦。十數年。業成歸里。里人稍稍知其術精。故病客醫至。履恒滿戶外矣。翁性尚氣節。榮利之心淡如也。常憤世鑿視利之厚薄為趨舍。以致寒氓之多橫夭也。乃於貧羸者。尤殫

智力療之。而不受其酬。不啻無受。又與之衣食。調其困乏。是以人望漸歸。聲價乃騰矣。藩主土岐公聞之。將辟以授鑿官。翁毅然陳素志。固辭弗從。公嘉之。命許稱氏帶刀。於是物論以為鑿之有氣節者。不榮其出。而榮其處。翁諱三宅。字東水。雪齋其號。元治丙辰六月三日。適嬰劇疾。遽成古人。時齡六十有四。葬於同鄉德昌寺之原。鄉人相率持香幣走送。男婦耄倪。號哭聲涸。沸如喪父母。考諱信家。妣九岡氏。納岸氏。舉子。二璋二瓦。長行高。次直忠。紹業。女皆夭。岸氏先歿。再醮其妹無子。撫前兒如己出。直忠與行高謀。將別建石于墓東南。以不朽諸後。遠持行實。來請余銘。

嗟乎。世之公卿縉紳。稱嶽嶽峙名節者。及其跬步間遇小利害。則顛倒失脚。視其出處進退。守節合義。如翁之行事。其所軒輊。果如何耶。嗚呼。是可銘也。銘曰。

澆季之世。翁獨憤激。暨疾暨俗。一世標的。凡今之人。維瓦維礫。儻論氣節。孰與翁歎。

岡田鴨里曰。一篇主意。在尚奇節。中間舉辭藩主辟命一節。發揮起許多議論。無限感慨。

茅根伯陽碑

君諱泰。字伯陽。稱伊豫之公。茅根氏故水戶藩士。其先細川氏。世居常陸。久慈郡茅根村。因氏焉。始祖伊左衛門諱

為道。仕水戶威公。有武幹之譽。所謂水戶三左之一也。累進至奧番頭。食三百石。子喜叟諱為宗。為宗第二子諱宗親。賜百石。為進物番。別立門戶。實於君先考為高祖。先考諱為敏。沒時君尚在胚胎。故弟諱為敬承。後而君為其嗣。母橫山氏。生母增子氏。君皆事之克孝。娶小原氏。生一男一女。君生負異才。少讀書。能文。又習武技。骫髀有奇氣。會澤安藤田彪皆激賞。引為忘年友。每相謂曰。後二十年。成我輩志者。必此生也。後為床机廻。兼弘道館舍長。歲甲辰。烈公以嫌疑得罪屏居。藩政一變。安等罷總教。君建言不可。尋辭職。退居家塾。以實學領袖。後進切劘砥礪。將以供

他日國家之用。於是正學大興。聲名翕然。四方之士負笈來受業者。指不勝屈。及公寬雪。君復床机。又以游倅。賜別俸。授小十人。兼學校訓導。列馬廻班。轉郡奉行見習。君常言敬神愛民。政教所基也。至是所施設。果奏治效。為郡奉行。補與右筆頭取。又兼管學政。先是學校寢衰。君乃著令定學制。後祇役江戶。命小性頭取。兼順公侍讀。啓沃輔弼。功尤居多。加賜百五十石。戊午秋。烈公再蒙譴。閉居駒籠別墅。支族松平某等。與聞藩政。物論訥然。君以靖靜處之。當此時。幕府有司。用事姑息。致外夷猖獗。君與安島信立商議。將奏京師申理事情。會

天子震怒。

詔

幕府攘夷。又賜密

勅烈公。令與列藩胥議。翼

幕府奉

聖旨。

幕府有司。深忌之。且以密

勅。為君等受烈公

旨。請于朝廷也。乃鍛鍊羅織。力欲中傷烈公。明年君與信立。召詣評定所。受審。執義不屈。遂以是年八月二十七日當斬。時年三十六。其子謙。權厓之城北小塚原。越五年。天子祿其後。更

命歸葬水戶城西常磐原。君之將赴評定所也。人謂禍且不測。君從容賦詩二章。書畢投筆而出。其夕歸家。曰。活一

日。手草鞠訊筆記。再鞠於評定所。假幽之竹中圖書頭邸。君至曰。又活一日矣。筆記未脫稿。所著投書餘錄。息距備考。詩文若干卷。俱存家。嗚呼。天之生豪傑也。固欲大成其事業。使天下萬民蒙其澤也。而使之茹恨吞冤。一瞑不顧。爲忠義之鬼。不亦悲乎。後十餘年。門人長谷川清。持狀來乞銘。以余與君有舊也。其乞烏乎可辭。銘曰。有此君兮。而成斯義。有斯友兮。以輔斯志。嗚呼。志深江海。義感天地。

東篁山守君碑

我所嘆乎。近世儒流者。以其讀書不能施事業。施又不能得宜也。唯若東篁山守君。蓋不然矣。君少時。專心研經。終有發明于實踐之學焉。藩公聞而嘉之。擢學館小吏。及襲父後。累進昇書院番士。命學校教授。兼侍讀。賜十人口米。君常云。學非實踐無益也。身雖不參藩政。豈可不盡心于此哉。乃誘導後進。講明斯道。育英養才。將使之致力于實用。逮嘉永癸丑之際。天下稍稍多事。君素尊崇王室。自謂天下事非與天下豪傑商議贊襄不能也。至是慨然自奮。不敢寧居。十餘年間。三上京師。二入浪華。一至伊勢。又數臻江戶。東馳西騁。與四方人豪結交。上下議論。縱談時事。其隱然保護王室。不啻爲一藩也。晚坐事致仕。以明治八

年五月二日終享年六十八。葬福井城東蘆中山先塋側。置墓石焉。頃者門人故舊追慕之餘。相謀別立石于城南。愛宕山君遺愛之所。具狀徵銘于余。余與君相識久矣。義不可辭。乃據狀曰。君諱篤。字士行。東篁其號。稱悌藏。吉田氏。家世越前福井人。考諱鄰紀。山形諱某次子。出冒吉田氏。稱樂遊。妣某氏。娶高橋氏。生二男八女。二男與第一女。第二女。皆夭。乃乞養岡田信次子謹夫爲嗣。配第四女矣。第三女。第五女。適士族岡田某。末松某。第六女以下未嫁。初樂遊君。憂其原姓山形氏先出自甲斐名臣三郎兵衛諱昌景。而子孫失籍焉。將復興之。不能遂其志而歿。君深

體先志。讓家嗣子。更稱山守東篁。以存其祀焉。山守。舊係山形別姓。故君稱之云。嗚呼。若君者。爲家國天下。盡其心力。而又得其宜。可不謂近世之所希乎。其銘曰。

嗟乎宕山。其境絕塵。花木維美。眺矚維真。君之曾遊。會客飲醇。一朝就世。人祭其神。感德追蹤。酒肴肅陳。花間羅拜。宕山之春。

墓碣銘

熱田翁墓碣銘

翁諱順。本姓小倉氏。北總磯山村小倉芳右衛門子。幼竒慧。讀書不瑣。守章句。既冠。學醫於同州長谷村熱田玄菴。

玄菴嘗從南紀華罔隨軒受業。有出藍譽。翁從學數年。又傑出門下。玄菴奇之。養爲子。改冒其姓。遂授衣鉢。其術該內外。而外科最善。玄菴令翁樹旗江戶。起廢回生。一朝聲振都下。遐邇病客。群然輻湊。負笈問業者。亦殆無虛日。翁素慷慨憂世。審古今形勢。明天下事務。又諳練兵農財賦之要。真經濟實用之才。而世或不知之。蓋以醫名掩之耳。水府烈公聞之。召見賜俸三口。會令公有疾。寢劇。醫藥罔效。翁爲下一匕。公遂霍然。乃命爲侍醫。班列馬廄上。加賜俸至二十口。翁初稱祐菴。至是烈公親書熱田助三字以賜焉。因改稱助云。乙丑歲。以嫌疑免職。且有徙水戶之命。

不肯置對。退告老。因減俸。尚賜五口。留住都下。初嘉永中。米夷來相州浦賀。乞互市。翁曰。此天下大事也。抗疏

幕府。文久中。我

照德公朝京師。水府公蒙

命留

守江戶城。有人謬傳外夷變。翁復獻事宜于府公。前後所述。皆以醫事取譬。蓋古者工執藝事以諫之義。而議論的確。切當時弊。事雖不施行。識者稱之。既而憂國滋深。積以成病。展轉伏枕累月。慶應二年五月二十一日。遂沒。年五十四。考諱臯。妣橋本氏。室加瀨氏。得七男四女。嗣子隆尚弱。甥稔與妻弟和議。敦其斂事。葬于谷中了侘寺。翁秉性友愛。輕財好施。至其所自奉。則儉而薄矣。是以世又稱之。

會葬者數百人。哭泣不忍去。頃者和以稔所撰行畧來請
余銘。銘曰。

軒岐之術。竒效如神。豈唯術竒。才德感人。儻鑿邦國。海內
回春。

岡田鴨里曰。熱田翁與雪齋。皆節義人也。而彼以不仕
尚其節。此則以仕見其節。作者著意摸寫。見變化之妙。

青柳道香墓碣銘

青柳道香即世。既送柩於淺草某寺之域。祔之先塋矣。嗣
子某來泣。且告曰。曩者某父自江戶赴戰小倉也。長門兵
來逼。時父伏疾。謂某曰。今吾疾將死。然今日之戰。不可以

辭。乃出戰。中銃丸。傷右脚。馬駭乃墜。從者脊以退。父意氣
凜然。高躍左足。曰。吾猶可以戰矣。我君見之。特賞其忠勇。
又憫其疾。且創。賜以衣金。歸養江戶。既歸。遂以疾沒。然以
疾沒于家。非父之志。請夫子文。以使不朽後世。幸夫子銘
墓。於是出道香遺內書數通見示。皆其未戰前。決死囑後
者。余且讀且泣。因憶昔者道香從余讀書。每至英雄戰死
處。輒云。大丈夫當如是。當時余謂年少或然。今果然。哀哉。
乃揮淚叙之曰。道香字某。姓青柳氏。道香其名。考諱某。妣
某氏。妻某氏。無子。養某氏子為嗣。家世仕小倉支封小笠
原侯。道香之在仕籍。前後凡四十年。轉十餘職。享年五十

七。以馬奉行無目附使番。終於慶應二年十二月十九日。銘曰。

嗟呼死於戰。忠勇聞朝野。朝野之所知。孰謂斃牖下。

墓表

藤田忠藏墓表

藤田長頰來。嗚咽再拜。請曰。家翁暴病以卒矣。請先生一言以表墓。余曰。翁非死於病。死於忠也。夫死於忠者。事顯一世。名垂萬代。何必墓之表。然事之不舉。名亦不遠。余豈忍辭。翁爲兒時。能事父母諸兄。既老。慕之如嬰孩。年十七八。在余家塾。刻苦讀書。每至忠孝大義處。輒奮拳拍案。大

呼稱快。既又感激流涕。悵然不與人語數刻。塾中呼曰。忠孝大義人也。翁嘗言。人苟不忠於君。非人矣。吾只將效忠我君耳。因稱忠藏以自警焉。人謂世或有忠於君而不孝於親者。未有孝於親而不忠於君者。今忠藏之忠。孝而忠。乃真忠。語云。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蓋求真忠之謂也。慶應中。照德公朝京師。翁從行奉職。心力甚勤。及歸。白髮滿鬢。齒牙且連搖矣。余見之。驚其容色一變。非復昔日之忠藏也。然方國家搶攘之時。未嘗少懈職事。竟使其精神衰耗。氣羸體羸。乃歛焉以往。雖病使然乎。孰謂其非死於忠耶。翁諱某。字某。江戶人。中井君諱某第三子。出嗣藤田

氏後。因承其姓。家世職為司砲。考諱某妣某氏。生母某氏。配某氏。得四男。曰長頤。曰長民。曰某。曰某。一女適齋藤某。翁夙好武藝。刀槍諸術。皆極奧秘。意亦欲用諸國家有事之日耳。生於某年某月日。沒於某年某月日。享五十四齡。葬四谷某寺塋次。翁之女兒歸余。余於其履歷。莫弗在胸臆。而特舉其大者以表之。亦欲與翁意不抵牾也。

岡田鴨里曰。語語皆出於肺腑中。讀之覺痛快。

平山高知先生墓表

平山先生沒之後三十九年。其子達來徵長孺表墓。且曰。非子莫能知先子者。請子為之。長孺謹案。先生諱圭。字某。

高知氏。平山其號。江戶人。考諱某。妣某氏。娶須崎氏。生男。女各一。文政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年五十七。沒于江戶。切通。葬于四谷某寺。先生讀書該博。至小說稗史。莫所不覽。恒好左氏春秋。孫吳諸書。而尤邃律令格式。是以自名分之義。兵制之要。刑法之典。至邦國之制度。百官有司之職掌。和漢古今之沿革損益。莫弗明辨而詳悉矣。平生矧矧。舉以語人。人或厭聽。輒面折之。雜以詼調。為刺譏。雖權貴人。不苟訕。人以此服先生。亦以此忌先生。乃抱經濟之學。絕代之才。而不及施於國家有用之地。徒以處士終。識者惜焉。長孺昔游門下。當時乳臭。不知其所誨為何用。

及服官。始知施設有所本。而先生恩義之深且厚也。今雖老矣。墓表之囑。烏乎可辭。先生為人廉而潔。不義之祿不苟受。今達儒雅固窮。絕思名利。亦足以觀其庭訓之有素也。

亾妻川島氏墓表

亾妻川島氏。名久。號小香。江戶人。達馬君第二女。年十六歸余。性婉順。習詩書。善女工。與物熙然無牴。事舅姑克孝。治內克勤。昔余少時游蕩。年二十四。折節讀書。氏每曉先余起。洒掃畢。雅乃啼矣。一日。風雪寒甚。余在卧褥中。歌枕仰見。氏置火盆於案側。端坐待余起。其勤苦率此類。嗚呼。

以余之疎懶。尚能至今。得不為一二名流所擯棄者。以有氏之劬助也。產二男一女。曰鈞。曰鋼。女未笄死。晚更產一女。夭。氏亦以是日卒。悲夫。實某年某月某日也。時年三十三。葬溜池澄泉寺。

田中有文墓表

有文諱弘。羽州山形藩士杉某子。出嗣同藩士田中諱某之後。因冒其姓。及藩侯移封于上州館林。君慨然有澄清一藩之志。乃建議參酌諸藩學制。立文武館。釋奠于先聖先師。觀者歎息。皆謂敬道向學當如此也。君博通經史。最精周易。又富詞藻。常以敬君愛國為務。忠悃義忱。挺挺大。

節。蒞官論事。毅然不撓。毫無所假借。人皆敬憚焉。而平居卑遜下人。處事穩當。是以在官五十年。不為小人忌惡。擠排。文久三年告老。翌年特命再起為世子侍讀。既復以老疾乞骸骨家居。歲餘。男謙被命教授羽之漆山。君同行。一朝得病。荏苒綿悒。遂不起。實慶應紀元十一月十二日也。享年六十七。謙暨門人擁護靈柩。往葬於山形明善寺先塋側。配某氏。生三男二女。長即謙。弟魁來請表其墓。抑儒者義理明晰。議論可聽。而乏實用應變之才。俗吏往往熟練事務。而其心術或不正。貪污取敗。是古今之通患也。余欲求內儒外吏者而與之。斷不可得矣。今有儒者辦事若

田中君者。亦不易得之才也。而又為天所奪。哀哉。余雖不文。安得辭而不傳之哉。

墓誌銘

後平阿部翁墓誌銘

岩代國郡山驛賈。後平阿部翁。年七十七。以明治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病死。葬同鄉如寶寺舊阡。明年嗣子貞行遠携翁行狀來乞墓銘。懇矣。按狀。翁名貞命。稱茂兵衛。阿部氏。父名貞明。母原瀨氏。有四男四女。長子天。次子為嗣。又死。翁以第三子承家。能事父母。其於兄弟姊妹亦甚相親。初仲兄病。翁侍病三年。寢不解衣帶。又奔走索醫藥十數

里外。娶橫山氏。生四男三女。貞秀三吉二女皆夭。貞行為嗣。貞應異爨。又納太田氏子定興。配長女而析產焉。橫山氏前死。衆數逼翁再娶。翁曰。再娶可。即非其人。孝慈不終。毅然不從。而膝下承歡之暇。撫群兒操家事。拮据二十餘年。竟致家道之益優矣。而布德惠喜施與。每值凶荒疾疫。霖雨諸災害。輒出金穀衣物賑之。不下數十次。翁又不欲自居其名。或昏暮潛行。以閭里中窮氓之顛連而無告者。自牖隙暗投錢物而去。其用心施德多此類。翁晚讓家貞行。退老更稱後平。翁之以德行聞。人無間言。而未嘗不怪其財益聚於散財之人也。郡山驛舊係丹羽侯封內。侯聞

翁之德行。嘉獎賜田祿。許朝參。翁固辭不受。乃命賜五口糧。列鄉士班。翁不得復辭。其他恩賜甚多。不可殫述。及白川寘縣驛。更屬其管下。事聞縣官及民部省。皆有嘉獎。初天保己亥。驛災。延燒數百屋。而翁家獨免。戊辰之變。驛遇兵禍。而翁闔門無恙。世謂皆翁德報之所致也。噫嘻。吾見今世之饒於貲者衆矣。益積益吝。倉廩堅閉。聞阿部翁風。可不赧然愧惕然懼哉。嗚呼。翁一市賈耳。而德合昔賢之為。可謂偉人矣。銘曰。

世寶其富。富是怨府。翁之所寶。在開倉庾。人皆感恩。若母若父。翁死矣而不死。萬世永稱德普。

節齋森田翁墓誌銘

明治紀元戊辰七月二十六日。節齋森田翁沒。年五十八。葬紀州龍門山下荒見村善通寺。門人中尾純。承遺孤及未以人之意。遠寄書并行狀。乞翁墓銘。余與翁素無一面之識。翁愛余文。又聞余評翁文。猥以知己許之。墓銘之囑。烏乎可辭。案狀曰。翁諱益。字懔藏。節齋其號。大和宇知郡。五條驛人。祖諱順誓。本姓櫻井氏。其先住吉野郡塩野村。南朝時。有四郎君者。從楠氏戰赤阪。身被創而歸。遂為農。後十餘世。至諱溫。徙五條驛。業暨實翁考。更令姓。四子。長曰淡次。即翁。次曰勛。曰寬。翁甫九歲。喪父。母武田氏。撫

教備至。翁年及十數歲。發憤欲學文。至京師。從學山陽賴子。既遊江戶。入昌平黌。歸又漫遊四方。翁好熟讀古文。自孟子司馬遷以降。至唐宋大家之文。多背誦之。最喜孟子司馬氏。為人講二書。先論篇法。然後及字法句法。神悟多所發明。聽者駭於妙解。其文精鍊簡拔。自出機軸。無一字拾人牙慧。而法度森嚴。下筆不苟。常云。作文莫善於熟古文。古文既熟。神氣充溢。文情流露。揮筆莫不如意者。皆從熟處出也。人見翁文。而信其言之果不誣矣。翁雖才氣卓越於衆。其初無識者。至於一二巨匠。月且播世。文名終噪一世。於是諸侯徵聘。洵至。一無所受。以母疾歸省。母沒三

年服除。復入京師。卜居三條街。仁和寺法親王。屢賜顧臨。辱文酒之交。晚至紀。垂帷教授。終客死於荒。見村喜多見氏。配小倉氏。博學能文。生男曰司馬太郎。女曰孟天。所著有桑梓景賢錄。竹窓夏課及餘稿。節齋文稿。如童詩稿。太史公叙贊。蠡測史贊體格類選等。皆藏于家。翁平生好酒。喜談論。至時事。慷慨振腕。與人議論不合。即面折不肯屈節苟合。以故不遇於時。東西遊蹤。道塗之老死焉。嗚呼。翁雖不遇於時。其文章為世貴重。傳於後世。不可磨滅。固不待余言而知矣。是可以銘也。銘曰。

孟馬咀華。唐宋尋芳。沉浸醲郁。文含古香。詞壇無敵。美名洋洋。一朝昇天。為脩文郎。鈞天得人。人間悲傷。謂我諛墓。請問彼蒼。

宮原君章墓誌銘

昔余與君章。屢會諸同人於尾藤希大家。共談道藝。以相切劘。後余轉劇職。不與此會。殆三十年。同盟諸子相繼而逝。余不知君章存沒如何也。客歲其子確來就余商文藝。君章時寄語存問。因意今也。故交凋落殆盡。幸君章獨在。余又家居。將扣門請益而未暇也。頃者聞君章亦謝世。噫。余將從誰娛餘生耶。既而確來。以墓上文見屬。君章諱煥。宮原氏。稱成太。號蒼雪。又號抱天。君章其字。伊豫松山人。

曾祖諱直昌。祖諱直成。考諱彬。字樂大。以文學擢松山儒
負。妣高木氏。君章幼喪父。哀毀過禮。既發憤讀書。十數歲。
負笈東遊江戶。刻苦淬礪。卓然有所自立。憺堂先生見其
文。大竒之。延置家塾。君章又遊碧海豐山諸先輩之門。皆
嗟賞而勗之。後筮仕安部侯爲儒臣。明治丙子二月廿一
日。以病歿于麴街貝坂僑居。年七十三。葬于青山南街之
阡。娶岩崎氏。生男女各一。男即確。女未嫁。君章天資卓越。
不拘細故。學崇伊洛道學。晚益研究。有所得。世人惟見其
長於文藝也。君章少壯之時。才學文章。靡儕輩。世稱道之。
又以此受知于諸老先生。至長於經學。則鮮知之者。間有

知之者。今皆就世。無爲銘以傳之。後世孰復取信者。是余
所以歎惜不得辭確之請也。銘曰。
道學文章。俱生輝光。銘辭何用。死有餘芳。

雜著

題僧蓬萊詩藁首

余令于遠州數年。所見者簿書案牘。所聞者昏史稟事。所
對者桎梏縲紲之囚徒。所理者租稅錢穀之雜務。一身所
觸。靡非俗態。古人爲政者。或鳴琴圍棋。或栽花種柳。優游
官事。綽有餘裕。今我日夕擾擾。無有間暇。所謂有智無智
三十里。可耻之甚者也。客冬余還自參州。途宿舞坂驛。僧

蓬萊來見于旅館。為人坦卒。無一點俗習。自言平生念佛外。耽戀文詩四十年。乃出其所書蠅頭細字詩藁若干卷。懇請題言。余取而展之燈下。老眼昏花。不得卒讀。然喜俗事匆忙中。忽見此韵僧。繙此詩卷。自覺洗胸臆。蓋出關以來一大快事也。乃書此言以還之。

題某生所藏書畫帖首

余在江戶時好客。客亦能至。至則留談竟日。欣然莫逆。亦平生一適也。及來遠州。郡事匆忙。客亦寥寥。客或至。亦不得間談移時。豈亦望其能留連乎。頃者某生携其所藏書畫帖來。請余題一言。乃披而閱之。某書某畫。不下數十紙。

大抵係三都名士。而余舊相識者居多。則宛然邂逅舊交也。留數月。每有餘暇。輒相對欣然。

跋河村生詩

河村生。詩名冠于遠州。遠州以葛布為土宜之魁。生之詩。其猶州之葛布歟。然葛布有絺有綌。綌粗而絺精。生之詩。雖巧。未極其精。亦猶葛之綌歟。生年尚壯。自今之後。益巧極其精。則生之詩。變而為絺。亦不難矣。生其勉之。

岡田鴨里曰。引譬輕妙。

長野淮海曰。自在。

良夜詩歌跋

郎中令茅山新見公。以己亥良夜會其家人及門下士。其
他僚佐諸君於其。賜蘆書院。各賦詩詠歌。杯酒之間。擲
筆月下者。殆三十人。一時雅會。世傳以為盛事。此卷所載。
即其篇什也。會借原本於松崎懽堂。謄寫以藏家。忽忽更
二十六寒暑。而公之孫相州君。適與余同僚。語次及之。君
欲一見。遂出此卷。對床同閱。因憶當時海內安寧。雖以公
之熱官。尚能得會詞人於餘暇。娛風月於酒間。今則外夷
猖獗。國家多故。熱官勢家。恐當無宴游之思。而與於當時
之雅會者。顧亦往往老且死矣。嗚呼。其人與時變遷。殆若
隔世。豈可不懷舊感傷耶。於是乎。相與歔歔流涕不能止。

也。甲子六月望。鶴梁老人。

跋墨竹

秋暉墨竹二紙。俱成於戊申竹醉日草堂小集席上。其一
紙請座客題詩。時有醉不能書者。亦有不臨會者。皆數日
間。而追題盡畢。一紙則經數年始成矣。於是儼然為一雙
幅。壁猶龍泉太阿劍已離復合。命工裝潢。以並揭壁間。時
對之。因憶舊交。足以慰老懷矣。抑余今官關外。與諸友邈
隔山河。不能無契濶之恨。雖然人生聚散離合。亦當如寶
劍。奚知他日不復與諸友握手。詩酒驩然。俱娛於一堂之
上耶。甲寅竹春識於遠州辭舍。

岡田鴨里曰。題跋是先生長技。每篇動人。
長野淮海曰。寥寥數語。却特妙絕。

文三橋墨帖跋

三橋以名家子弟。名震一世。此帖開卷。倣坡法。錄坡泗州
禱坵詩。筆刀豪壯。疑出于坡手。然不如下幅尺牘漫書。直
從家法為本色。最可貴也。柳蹊一見。有欲炙之色。乃割愛
贈之。

跋南越侯言行錄

福井侯年甫十二。自田安府出嗣。余聞其言行之美。多可
稱者。及得此書讀之。其言論行事。徃徃駭人。皆如所聞。然

此書不載作者姓名。未知所記實否。後十數年。其臣吉田
禎藏來訪。質之。則曰信。禎藏誠實士也。其言可信。既而與
論。喏喏稱侯之賢。不容口矣。嗚呼。侯今年方壯。若能以此
終始。其言行功業之美。不止此書所記也。宗室有君如此。
余竊為國家賀之矣。世概云。肉食者不足謀。豈其然乎。

跋中井竹山翁書牘

寬政中。幕府更張學政。欲創史局。而總裁難其人。尾
博士曰。浪華中井積善可。林祭酒曰。然顧其太老。不保必
就徵。先使尾寄書徵試之。中井翁果固辭以老病。如祭酒
所慮。此牘即翁所答也。而其能占地步。不以妄動者。亦足

窺翁才識之一斑矣。宜乎膺博士之舉也。夫三長備具。尤稱至難。而有之。不就。可不惜乎。人或毀逸史之為謏。而不知翁實行高潔。卓卓如此。非復世間淺人可企及也。博士子希大。與吾善。嘗以此牘贈吾。吾有感于此也。書以置牘尾。

跋醉書

某生惠佳紙數葉。時余偶乘醉塗鴉。既醒見之。醜極矣。生激賞持去。余曾見邊華山用惡絹畫西湖春曉。真妙筆也。當時笑以為絹不稱可惜。今余則恐貽書不稱之謗也。

岡田鴨里曰。引一典故。反映妙。

跋懽堂先生詩

讀書不求甚解。此彭澤之家法也。昔懽堂先生每誦以訓後進。是詩亦述其意者。然先生訓人讀書。必令背誦而腹笥焉。乃其不求甚解者。亦終未嘗不渙然冰釋也。嗚呼。讀書真訣。至是盡矣。然當時長孺年尚少。竊疑二訓之不必然。今老矣。先生逝又三十餘年。始曉其必不得不然也。因併書之詩後。以誠我童蒙。欲以視以鑒。不復踏吾故轍也。

跋活版東坡策舊序後

此余嘗應藤淳風囑所作。活版東坡策序也。頃者書賈吉兵別整版坡策。請復書是序。余自疑近時世態一變。似不

可直取舊序而書。然至於眉山真面目。萬古依然。非因人與世而變者。書此與之。亦何不可之有。嗚呼。余老矣。百事皆廢。亦未知坡策之果切當今乎否也。

跋藤田東湖呈真田感應公古詩後

右天保丙申冬。藤田東湖呈真田感應公詩也。公捐館舍後。失詩所在。頃者。公孫某君請藤田氏之子。獲其稿本。又有一跋。皆刪潤塗抹。東湖所手書也。君獲之大喜。裝潢為軸。常揭揭間。可謂克孝矣。顧又囑長孺。識其顛末。長孺嘗蒙公眷遇。又與東湖交誼最厚。今君之囑不可辭。抑東湖為是詩。距今四十餘年。人與世皆變遷。恍若隔世。今吟是

詩。誦是跋。回憶昔事。公之與東湖。髣髴於我目前。豈得不悲喜交叢於懷乎。况以君之孝之德。常對此幅。則其於公之賢行美事。當追思夢想。欽慕而繼述也。必矣。嗚呼。公可謂有孫矣。儻起東湖于九京。告以此事。奚知不欣然踴躍更賦一古風耶。明治丙子十一月靜岡林長孺識。

燒書圖

始皇燒書。非燒書也。燒秦也。夫國之興亡。係道之盛衰。而道之盛衰。又由書典之有無也。書燒矣。道不得獨傳。道不傳矣。國家之亡。豈容疑乎。抑火之為勢也。其始微薰一點。既而氣漸揚。烟漸稠。忽延忽蔓。赫赫炎炎。竟至於不可撲。

寶澤文金錄卷二
滅也。是猶始皇初政。暴心一生。漸次增長。罪惡遂逼于天矣。阿房三百餘里。所以付之烈焰。蕩然委寒灰。豈惟出于楚人一炬。是始皇多年虐焰之所以釀成也。然今審其源。則燒書之舉實為之基也。嗚呼。後之人主。無道暴虐。蔑視聖經者。豈可不鑑于此哉。

阿房
載

作文秘訣

長孺嘗問作文法于一齋先生。先生曰：當取古文為我物耳。然後臨紙千言立成，不容疑也。請問其詳，曰：古文之絕佳者，上自六經語孟莊騷左馬，下逮唐宋元明清諸大家，潛心誦讀，久而弗已。文氣自然浸潤我胸臆間，而融會貫通，混然為一。於是雖夢寐嚙語，所發于口者，不誤一字。是所謂為我物耳。某少時嘗遊竹山中井翁門，翁所課專在背誦。某當時奉教，所誦左氏及唐宋八家文，今試探胸臆，若其三四十篇，則若自己出者。故凡作文，當取古文三十篇許為我物耳。必成鉅匠。作文秘訣更無他法。嗟呼！長孺

自承面命。至今數十年間。未嘗忘于懷。而課業常惰矣。及
孱毫。則亦徒不免為故吾。然知三字教之確不當易也。意
尚將努力於衰老之餘矣。頃者。光公來謂。昔遊先君子門
者。未嘗及聽此語。此語大有益後學。願子書以充先君子
遺言逸事。乃謹誌而貽之。

長孺之始執贄于一齋先生也。先生所誨。專在研經。及
問作文法。則不過曰。第讀韓柳歐蘇文耳。乃退。私謂。凡
學者研經固矣。然經亦文耳。故非能作文者。必不能研
經。今作文要訣。置而不講。豈經文之可研耶。方此時。豐
山先生。文名噪一世。余又遊其門。先生選古文中。最善

者。就文法所在。縷陳而分析。又使學者誦讀自悟。余奉
教一二年。酷苦其難。因更求捷徑。曰。嘗學文于一齋師。
師所授。不過云云。至暗誦。則未嘗一語及之。先生所誨。
無乃相戾乎。先生笑曰。一齋不及是者。以不足誨耳。然
今則汝文有可見。乃選吾閱過者數篇。書以示一齋。因
試以余說告一齋。一齋必不斥余言也。於是。余淨寫近
作數篇。携之。謁先生。先生一讀。亦不以為非也。引見賜
坐。因告以豐山先生語。先生曰。豐山說是。於是舉三字
教見告。爾後荏苒。過四十餘年。余之駑鈍。未能窺堂奧。
儻相見二先生于九京。余豈有何面目乎。因姑附錄。以

示子弟云爾

余聽一齋先生三字教大喜。以告藤森淳風。淳風質之碧海柴翁。翁曰。熟誦古文三十篇。以為我物。其說甚佳。但未為全備。今徒讀不作。筆又澁。故且讀且作。是為作文要訣。然作文但須精思點檢。細心改竄。如是鍛鍊三十篇許。然後為全備耳。沉虹野云。文章硬澁。由于不熟。不熟由于不多做。柴翁說其基於此歟。然愚謂。視歐公三多之說。恐尚未為全備也。甚矣作文之難。至若是也。噫。

余聞柴翁多做之說。久矣。未聞其為多讀也。曩者阿波岡本聞一來謂。家翁嘗寓柴翁塾。翁每課書生曰。學文須背書一部。唐荆川集。吾自少至老。三背書云云。書生皆苦其難云。

一齋碧海二先生。皆用三多法。而所課子弟。時有異同。蓋由其性所偏。以導之爾。

豈止快錄

嘗有青梅里人原精一者。來說里西南溪山絕竒。諒為海
內僅見。惜世不多知。盍試探勝。吾聞之。起舞欲往。時以職
劇不能也。及賜骸。則四方干戈起。不得酬宿志。前後殆三
十餘年。今且清寧。豈可不一遊乎。昔人云。秋冬之際。山川
尤美。遂與指月道人。拉塾生藤田直二。以辛未歲九月晦
日上途。東方赫曦。閃閃射人。辰刻抵內藤驛。右折青梅路。
小憩六里。中野村亦憩。七里田無村。飯畢出。有詩云。野草
凋殘桑柘黃。秋風一路總荒涼。唯看苗麥強人意。凜凜抽
心氣傲霜。十二里小川村。申刻投逆旅。隘甚。三人一床。連

枕而寢。亦客中一適也。

十月朔日。曉雨。發小川村。衝雨西行。十八里。野蕪繚繞。想是萊牧之所。古者分田必有萊牧地。故牛馬壯長助農功。後世無遠識者。妄意墾闢。厚斂瘠民。今此地不然。乃知民牧有人。亭午飯箱根崎村。六里。憇新町村。又六里。西分村。路右數十步。創建鄉學一字。蓋先聖祭儀所設處。遥拜而過。申刻至青梅。首問精一。則亡已久矣。悵然投宿傳舍。青梅距東京七十里。一市聚也。家屋櫛比。畦圃衍沃。又內藤驛以西所未有。居民舊以織土布為產。布質緻密。世稱青梅布。近時織以洋絲。故服用不耐久。論價甚賤。余之勝具。

肩輿發京。至青梅。乃聞西南路險。非京輿可濟。改命山輜。為明日濟勝之計。

二日。新晴。晨發。山輜甚窄。以余肥大。幾不容膝。入金剛寺。觀所謂青梅者。一幹骨立。苔蝕蒼然。梅氣薰人。乎十步之外。里人云。青梅古樹。白花青實。實既結。期年乃標。其色不變。可謂奇種。里所以名焉。然古樹者。十數年前已枯。後諸沙門。取他樹能類者。復栽其所。展轉相承。到今尚存舊態。出寺數里。日向和田村。群山夾路。一溪中貫。山睨溪而立。溪顧山而走。走者蹴石揚波。鳴如琴筑。號如鼓鼙。立者擁丹楓翠松。而煙霞風雲。披拂成趣。左顧右盼。應接不暇。鳴

呼。山靈引人入勝。此為第一門。既入。頓覺冷然。與人世迥隔。六里。二巖尾村。黃柚紅柿。顆顆玲瓏。皆大如拳。藤田生採一柿供余。乃噉。味逾甘露。行六七里間。桃數千樹。參差路旁。隔溪曰下村。梅林延亘五六里。武陵羅浮。鬱然相對。花時盛觀可想。數里。澤井村。奇石礪礪。福島金藏宅前尤多。金藏指曰。某名鶴。鶴張兩翼欲飛。某名龜。龜曳尾塗泥。某牛某馬。馬嘶牛睡。某龍也。潛身蟄伏。終非池中物。皆克肖。又一石。與龍偶而順。金藏乞名。余曰。雌龍哉。金藏曰。善。遂飲金藏氏。既出。步數里。左。即御嶽祠路。板橋架溪。橋影溪光。幽邃有趣。或云。峽中最佳處。睥睨而過。六里。川井村。

七里。小丹波村。土人刊木。結筏投溪流。運達都下。亦山民一經濟。六里。棚澤村。三里。白丸村。瀕溪諸村。厥田下下。播種五穀。率難繁殖。一年唯麩麥一收。僅免饑餓。幸有薯芋之類。足以果腹。窮民疾苦。使人慘然。村西境曰數馬切通。聞昔人數馬者。病山逕狹塞。鏟巉巖開路。至今巖然一石門矣。出門有一大石。俗呼曰鏡石。形圓質明。行人留杖照形。門右石山。六朶並立。山甚卑。樹甚疎。而巖石錯落。位置得宜。似待人之經畫。制作而巧者。門左。則群巖厲色。脅人。石溪激怒。又作叱咤聲。宛然鬼怪圖。抑上峽。溪山色色。莫不奇絕。轎窓贊稱。殆不絕口。到茲間。則三人相見。睥眄。唯

呼奇奇耳。而全溪無佳名。可憾。轎夫曰。楓甚美。可以名。皆曰善。嗚呼。楓溪之名。真不負是溪。溪之得佳名。自轎夫始。二里水川村。一瀨涓涓。自北來。曰日原溪。橫截村腹。奔流而西。其下與楓溪會矣。有板橋。樹石蒼然。清輝可喜。度橋。農商雜居數十家。投宿已夜矣。

三日晨雨。起。四山雲烟。一望模糊。恰如米家潑墨圖。食頃。雨歇。乃發。天風下降。若迎人前導。既烟雲四散。天色一淨。嗚呼。此山得雨而粧。得雲而容。得風而笑。一朝得三美。不亦快乎。既行數里。山迴溪縈。林舞水歌。紅楓翠杉。繽紛錯落。怪禽之語。異蟲之音。與樵夫野郎之唱。雜然相答於遊

眸數里之外。於是踞石藉草。賞心之諧。留戀不忍去。自此而進。地勢益高。石峽險窄。僅容單人。人與驅馬牛者相逢。路上遙相呼應。暫避便地。肩背相摩以行。况一雨後。沙柔石滑。不堪置足。下闕深溪。股慄目眩。投石於崖中。石轉走下。湏臾遙聞崖底駭然之聲。孫武云。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可謂善喻矣。行人至此。皆失人色。而無別路。不得不由此。抑峽氓每驅馬牛。負重度險。鞭撻趁逐。馬牛皆羸。余謂是必多斃。非命可憫也。如加愛顧。牧養不啻爲馬牛。又使人役六里。堰村有白髭祠。倚山而立。石磴百級。極斗峻。舉足撐頰。盤跚乃登。祠前一大白巖。縱橫各三

十間許。伏臨深溪。望之。若神僊披鶴氅釣大澤中。觀畢。迂路穿林。附枯藤而下。始反原路。七里原村。飯孤店。六里達小河內村。古多藝麻。亦稱麻里。今居民多織麻為服。按鹽鐵論云。古者庶人耄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泉而已。今視此里。風俗近古。訪里正原島古逸。古逸古貌。耽古典。一古人也。余嘗聞真田謙山話。故來訪。一見服其為人。又怪殊無禮待。繼稍款洽。坐談之頃。乃知其真卒坦易。無復有他意。里故有溫泉。相傳昔一鶴傷箭。來浴即癒。人效以治疾。金瘡最奏奇効。因命鶴湯云。蓋神泉也。里人多引泉其家。迎客鬻浴。古逸亦具浴焉。我輩雖無一疴。澡泉再三。

頗起疲飢。古逸家。群山環擁。一溪當軒。雪之夕。花之晨。山色水光。莫不獻秀而呈美焉。古逸目飽書典。心醉山水。可共評山水矣。吾自青梅至麻里。一路溪山。五十餘里。正視之。成壯厲。側視之。成幽淡。俯視之。成清輝。明爽。仰視之。成偃蹇峻嶮。高低曲直。姿態不同。人以為非一山矣。余審視之。藕斷絲連。骨脉一體。嗚呼。奇矣。試質古逸。曰誠然。今先生創評。一箭中的。可謂破天荒。乃作絕句云。群巒元是一螺青。巧幻人來費品評。誰識廬山真面目。白雲深處亦分明。夫麻里溫泉。聞于世舊矣。來浴者。莫不見此勝。而勝之不顯者。山水無媚態。故不入俗眼也。抑溪山之奇。余聞之。

精一。楓溪之名。余得之輿夫。而溪山之論評。余決之古逸。嗚呼。溪山得三子。可謂千古知己矣。若夫贊成之任。則吾亦有不可辭者。時有客。又說溪源之勝。問古逸。則曰。源發于甲州丹波村雲取山。其勝乃勝矣。今視楓溪。率無別致。儻遊意未慙。則自此而北。日原村。山水絕竒。與楓溪局面大異。於是歷歷指陳。其言有實際。我翻然又生望蜀想。因請古逸為前導。遂約明日日原之行。古逸有一息名賀。從僧玉隱。研精文墨。翩翩一佳兒也。夫玉隱京人。駐錫山中。四十年。常耽詠言。今為時事所扼。不得來見。可恨。乃寄詩云。禪機悟真趣。卅載避塵埃。吟嘯山間寺。推敲月下門。心

中無物在。方外唯詩存。想合多佳句。何時對榻論。時夜寒就寢。更覆一綿衾。聞此地夏月無蚊。氣候不齊如此。四日。牢晴。迴轎前路。古逸從行。晚投冰川村原島道太家。古逸姪也。自入峽。食無魚。今始得枯魚。枯甚。不可噬。但芋魁蘆服根。味皆美。此夕。道太亦艷稱日原之勝。娓娓可聽。三人遊意益急。欲以夜發。道太云。山路多狼。乃止。倚柱假寐。以達晨。

五日。遲明發。北入十餘里。嶂疊澤匯。山路紆折。沿溪而行。溪多石。激湍噴雪。作颼颼聲。隔溪巨巖並立。各長數丈。其紺白二色者。間道直下。作川字形。若雲錦片段自天上落。

真偉觀也。又有白若脫兔者。有赤若鼯鼠者。龜顧鼈步。皆石矣。蝦蟆俯。獅子仰。皆石矣。獨立如老僧。呼之不應。方知其為石矣。造物之巧。有如此者。又古木千章。每風觸。奮然竦動。使人一見欲駭走。偶逢山婦。推髻跣足。背負薪炭來。言妾等自山中往冰川。賣薪炭。易酒醬。及膏油。其憔悴苦勤。真可憐。大抵山婦負物。率著背。不獨薪炭也。此間路尤險。下轎曳杖。以行於突崖懸棧之中。殆三十里。得一詩云。險途瀕死貪竒遊。踏遍溪山盡處頭。古樹千年陰若夜。殘楓十月赤於秋。面前絕壁危峰立。脚底深崖層壑流。此境留筇何可久。冷風徹骨氣清幽。忽聞鷄犬鳴雲中。則日原

村也。茅屋竹籬。山輝水映。廓然一幽境。可以避世焉。款里正原島巖彥家。亦古逸舊族。進薄菜一器。乃飯而出。門外鳥道數里。頑石突兀。雖壯夫。不得不腓動膝折。况以余老脚。人皆止焉。而不可。則道人與依藤生。皆杖策相從。歛遇一澗。水極淺。然澗承群山麓。每山雨。百潦急注。輒暴漲。民乃橋獨木于其上。以備雨水。今朽腐不可度。轎夫褰裳入水。脊余而揭。既上岸扶筇。一丘一岡。或陟或降。蹙躡顛頓。五六里許。遂至一石山趾。地稍平濶。屐履劣通。喬木蔚然。水聲琮琤。出自林杪。有一字。前立一木。表曰女人禁制處。仰見一石山。氣象雄偉。絕壁天懸。竹樹迸根。交絡其間。巖

彥指曰。山有七洞。下臨石溪。懸崖千尺。無徑可通。人或失脚。乃粉碎矣。土人聯鐵鎖。便於攀躋。以達洞口。口皆狹。入則深遠。莫知所極。或云。洞潛通羽之湯殿山。不知實否。洞中黥闇。人持炬以入。高山青矣。巨川白矣。宛然仙窟。不復見一行人。昌黎云。洞門無鎖鑰。俗客不曾來。其不信乎。一石山左曰六巖山。余視之。巖唯存二耳。土人云。昔一婦猥踵山麓。山神震怒。四巖裂墜。豈其然哉。神如怒。六巖與一婦。俱震裂無遺矣。余謂是偶遭雷擊耳。夫雷之破山壞廟。折樹殺人者。先儒以為陰陽之怒氣也。氣鬱而怒。方爾奮擊。偶或值之。則遭矣。今所存二巖。傑然聳立。澤澤蒼古。政

如銅柱。禹貢底柱。恐此類。又一巖曰燕巖。石壁峻挺。雜樹聯絡。有窟可避風雨。燕燕差池。頡頏達巖。人喚山燕。形不異燕。但差大耳。巖彥遙指曰。立巖。巖距此十八里。一劍倚空。高輝于雲日之表。巖背峩峩翠黛。皆秩父山矣。但望其遙嵐摩天耳。嗚呼。此際靈洞幽巖。異樹怪石。皆楓溪所不見。而奇特尤饒。每遇一奇。無不發狂大叫。巖彥請探勝。殆遍。然頃刻涉遊。一瞥難盡。况歸路修遠。暮色欲來。因錄其最佳者。遂謝巖彥。割愛而去。日暝還冰川。

六日。早微雨。乍歇。與二原叙別。復踏來路險棧。至青梅。乃坦夷矣。塵囂雖可歷。又有馬頭米囊想。薄暮達西分村。客

舍。輜夫辭去。乃探囊報勞。抑山路崎嶇。頑石崇蹕。一日百
憊。連日皆然。唯道人高屐跂涉。毫無倦色。又作詩。篇篇衝
口而出。吾因有半旬風月詩千首。百里溪山屐一雙之句。
七日晴。命舟行。主人曰。玉川舟賈。每月非三八之日。不敢
放舟。乃滯一日。倦極命酒。酒味殊惡。使子瞻飲。復發薑湯
蜜汁之戲。初此遊。同行者將為吾齋京酒。然同行三人。二
人不飲。飲止吾一人。乃謂豈忍以一人口煩二人手耶。到
慶村釀。乃可耳。然飽眼溪山。絕好下物。一斗不足多。今纔
出山。乃茅柴苦硬。不下咽。強飲數爵。頽然徑醉。不復覺疲
倦之在身也。

八日。薄陰不開。上辰步至玉川。舟賈並舟待客。一舟容客
三十人。余與二子升舟。則解纜。玉川即楓溪末流。顧盼遙
望。宮殿差我。依約乎白雲間。余為之悵然。揖手告別山靈。
順流而下。玉川故以武勝區聞。今源入甲版圖。前日聞於
古逸。云甲武田氏全盛時。聞武多摩村山中。多產沙金。遠
令人來採。鑄金凡四十萬兩餘。命曰甲金。然惡名不稱。因
蠶食大菩薩嶺東北諸村。私滑國畧。又以多摩邦讀近丹
波。遂改多摩為丹波。傳會了事。世人沿襲不察耳。至是舟
子語亦及之。乃摘記存異。使後之修地誌者。有所攷。六里
羽村。折入支川。所謂玉川上水者。川幅始狹。一掉十四里。

小金井村。時風從背後起。舟走十二里。兩岸櫻林。一時皆搖。須臾風止。雨至。午下開行厨。於是同舟人皆行商。各矜龍斷甚譁。我輩閑談山水。則坐其中。亦一奇。十五里。新町。篙工云。近時茲川。創舟行。沿川村驛。或訟舟行不便。今舟止于此云。捨舟就陸。時雨止。杖履過青山。迄赤坂。分袂道人。昏黑。與藤田生歸家。抑此行。素意在楓溪。而又得日原。可謂快矣。然日原之勝。楓溪之所無。而楓溪之奇。亦日原之所不有也。特怪此勝近在邦畿之內。而都人士尚鮮知者。二子請余紀勝傳世。以闡幽。嗚呼。余老矣。向時閱歷。如雲煙過眼。今求胸臆。百不得一二。但三十年間。夢寐者。與

一朝耳食者。皆得之于此。頓覺胸中塵氛。皆向毛孔而散去。豈止快云爾哉。因第標舉臆記。自賀山水綠深耳。非敢傳天下曰。可以闡二勝之幽也。抑世有隨駕隱士。唯此溪山。距都近矣。而不顯于世。蓋有肖於昔賢辟世者之操。嗚呼。可嘉也。二子欲顯之。陋矣。

與原島古逸書

余因探青梅山水。而訪古逸於麻里。麻里山水奇。古逸又奇。一見驚奇貌。一談驚奇語。及聽其細論山水。又不得不驚其奇識。嗚呼。古逸真奇人也。山水雖奇。非得古逸。余何免寶山空手之誹。初因山水得古逸。又因古逸得山水。非

山水媒古逸。古逸媒山水。抑余與山水有奇緣。然非得奇媒。奚得了奇緣。奇緣既了。而余無奇文。無由乞奇評耳。紀遊一卷。聊備高覽。勿斤幸甚。

吾鄉有桑葭甫能日行三百里。故解組後。遍遊五嶽。余至東國地。多佳山水。聞麻里尤奇。而以足力弱不能挾筇。往探。令得鶴梁先生遊記讀之。如身入千巖萬壑間。親睹其勝槩。昔宗少文圖邱壑於壁。以為卧遊。是編足以當之。且朝輝夕霽。有圖所不能盡者。其為卧遊不更快乎。光緒五年己卯孟冬望後。姚江沈文煒梅史氏跋。

鶴梁文鈔續編卷二終

後敘

鶴梁先生夙誦周秦唐宋文辭
數十萬言。醞釀陶鑄出之。故其
文古雅清遠。太多風神。而世方
尚華縟。喜僕佻莫能知之。森田

節齋善讀太史公書辨文辭得失者也乃推先生以為得古人矩矱德憑梓其集集一出文名震乎海內矣節齋既歿者宿漸凋謝先生獨泰斗於世不妄許

可人顧賞余文以為不投時好相見未幾先生溘然逝矣知己之感得不愴然於懷哉頃門人芳邨均卿纂輯遺文將梓之來謀於余余曰善矣可以垂乎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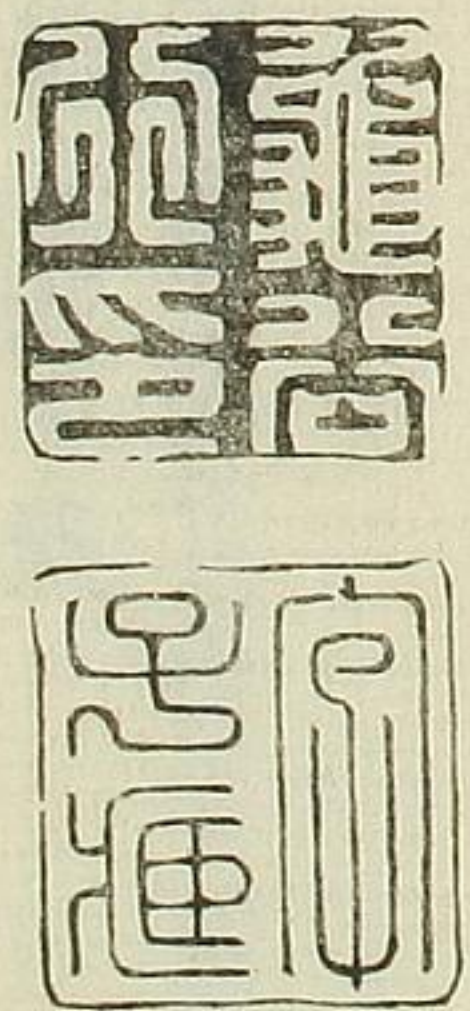
雁沙文金系錄卷一
先生世仕幕府初為縣令有聲
績及外事起與當路不合遂罷
幕府亦尋廢矣維新之際
朝廷旁求賢才先生杜門不出
黍離之感麥秀之悲悉托之筆

墨故其文淒惻蕭瑟使人感動
憾不起節齋一見之然獨以文
論之未足以盡先生也昔者侯
雪苑與書吳梅邨論出處大義
正氣凜凜字挾風霜今此集中

往往有論出處之書其志未嘗
不以古人自期雪苑所謂身隱
而道彌彰者先生豈非其人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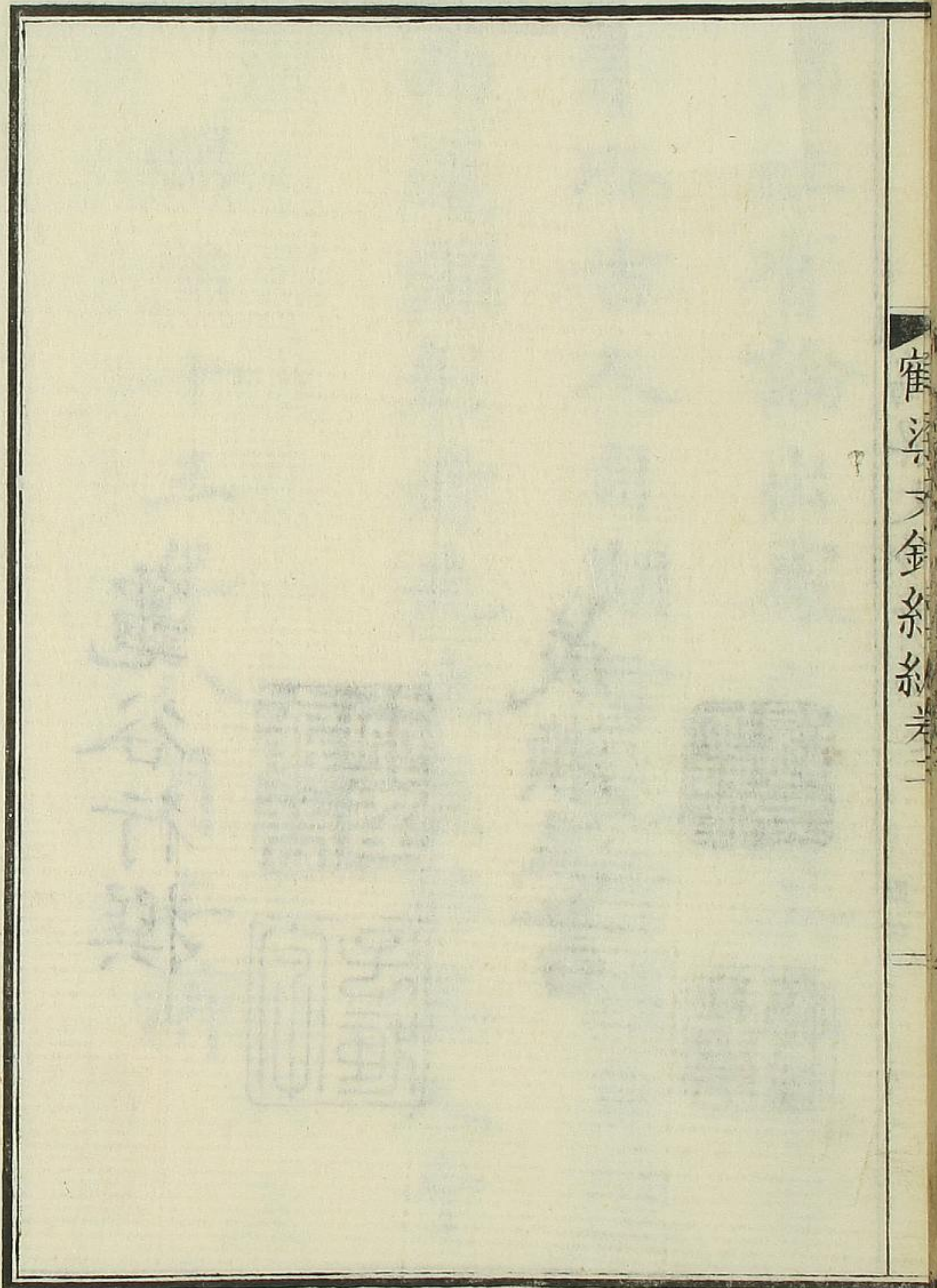
明治十三年八月上澣

龜谷行撰



成瀨溫書





48-12293

明治十三年二月十四日版權免許



東京麻布區麻布谷町三番地

静岡縣士族

出版人 林圭次

東京芝區三島町十番地

東京府平民

發兌書肆 山中市兵衛

010190527617

